

# 天鹅

主编:施虹  
责编:曹晖  
(0451-84691037)  
执编/版式:杨铭  
(0451-84655106)  
见习编辑:石琪  
美术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  
a84655106@163.com

# 满仓

□杨乃平

与满仓相识,是在早年烟火沸腾的烧烤街上。二十多年前,满仓还是乡下刚刚出炉的毛头小伙子,他游弋的目光绵软胆怯,不敢与城里人相碰,脸颊上的两团红犹未褪尽,像个青瓜蛋子。

傍晚的街巷,成了露天烧烤的集聚地。夕阳的余晖斜进来,街两侧明暗咬合,一只喜鹊扇动着花白翅膀从光晕里俯冲下来,站定,然后大摇大摆立于街角啄食。霎时之间,一溜烧烤炉子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一股股青烟在昏黄斜照里袅袅升腾,随即烟雾缭绕于小巷上空。满仓穿着一身油渍的蓝色中山装,抹桌子,垫桌腿,然后站于烤炉前,手里摇动扇子,直把炉火吹得一闪一亮。火苗轰然往上顶,一把破旧焦黑的刷子,蘸一点残油刷于肉串上,竹签不时翻动,末了撒一点孜然和作料,再翻几下,那“滋滋”作响的羊肉串就烤好了。

是年,烧烤小巷真是火热:简易的折叠圆桌圆凳,沿街排开去,桌上几头白蒜半碗红椒酱招呼着客人。青年男女一波推着一波赶来,围坐一团,喝啤酒,撸肉串,吆喝六。悬于头顶的灯光驱走残留的夕阳后,满街的嘈杂随烟雾飞起日渐进高潮,聒噪与聒噪碰撞,响彻虚空。噪音被大喊大叫煮沸。现今转瞬间,此种特定环境里的过度喧嚣,掩护了难看的吃相。彼时,只是填饱肚皮而已,谁还会顾及餐时的温文尔雅呢?

我时常去小街解馋,数见不鲜的我俩慢慢就熟络了。让满仓留个座位抑或多加点料,逐渐习以为常,兄弟般的照应也顺理成章。起始,所有的陌生搅扰着满仓的羞涩,不适应处处纠缠着他的笨拙,怅然的情绪频现。那件破旧的中山装,也确实糟糕,没多久前襟就磨出一个破洞,稍不注意,竹签子就寻开心似的顺势钻进洞里探访。忙碌的他,还不忘自尊,遮遮掩掩地跑来跑去。有人啤酒喝高了,开起玩笑,把吃剩的肉串装作无意地插入洞中,还旋转了两圈挑逗。这时,满仓压着恼怒,他只想留住客人,无法流放心中的烦躁,无奈只好红着脸避开。远离着辱后,我注意到他的些微变化,他老半天没有好情绪,郁闷像霉菌侵蚀着他的心。我实在看不了眼,在翌日大雨如注的午后,偷偷送他一件八成新的中山装。他当然不嫌旧,傻笑着,嘴里不住地致歉,还冲我直鞠躬。

小街的卫生条件不敢恭维,你吃兴正浓呢,冷不丁就有一盆脏水泼将出来,溅起一堆堆白沫,搞得食客猝不及防。时有一炸长的老鼠蹿出屋,哧溜哧溜地掠过脚面。也有大大小小的垃圾堆,零乱散布,犹如路旁长出的肿瘤,脏水坑里出斑斑绿苔,蚊蝇盘旋……直至控沟机“轰隆隆”推倒了平房,建起一排小二楼,烧烤街的烟火才得以散去。

烧烤摊没了,满仓想,未来的精致必将代替粗陋。他翻来覆去一整夜,心砰砰跳

得按不住。他决然乘虚而入,在让胡路另一条巷子里,摇身一变成了小饭店老板。破烂的中山装换成了洁净的白褂子,职业化的打扮,撑起了他独有的精气神。

他暗暗改变着自己,就连名字也改了。满仓这个名字是他母亲给起的,取粮食满仓之意。可满仓自己觉得俗气,某天早上,他理了发换了头型,高调宣布他叫大伟。

两年后,大伟这个名字响当地叫开时,手有余钱的他贷了款,挤进了长青餐饮一条街,彻底摒弃了小打小闹。我不止一次光顾他的新店,内室一百平方米,窗明几净,清爽舒适,一扫过去烟熏火燎的浊气。大伟琢磨磨的品行令人叹服,他倾心血,出苦力,用人工打造菜品,好名声随客流顺势而走,回头客与回头客带来的人愈来愈多,生意日渐起色。

风风火火的小老板,三年跨了三大步:还了贷款,置了摩托,找了女朋友。这当口,长青一条街再上档次,街道拓宽楼房生长,老旧餐饮街一夜之间便销声匿迹了。大伟也不知了去向。

去年雪花飘飞时,我们几个老乡到远望餐饮吃饭,眼前琳琅满目的饭庄,不知进哪个才好,一干人等嬉笑着索性跨入了一家素菜馆。没想到,我正巧与大伟撞了个满怀。

“烧烤变素菜了?”我盯着他一身笔挺的藏蓝色西服打趣道。

大伟亲热地抓紧我的手摇个不停,随后笑呵呵拉我进屋:“现在条件好了,大家都注重膳食健康了,我也得变,转型升级呀……”大伟比比划划地介绍。但见四层楼里装潢考究,灯光柔和,琴曲轻绕,房间布置雅致,色彩搭配协调,栩栩如生的字画透出墨香。蒸芋头、蒸山药、蒸南瓜、蒸豆腐鱼等菜品,色彩斑斓,一应俱全。

瞧着眼前这档子,我不禁想起那个懵懂青涩浑身油渍的小伙子,那个怯怯的打工仔。我的眼光在他身上寻找从前的影子,连一瓣半爪的碎片也未找到。他的谈吐、思维、生活方式等等完全融进了城市,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城市建设者和“城里人”。

大伟热情洋溢地给大家斟茶,非要尽东道主的情分:“杨哥,今天我请客……你给我的中山装,我搬了几次家,都没舍得丢,还在家里压箱底呢”,说着扭头大声招呼服务员,“备几个营养菜。”

女服务员落落大方:“满仓老总,上贵宾菜吗?”

他手一挥:“好。贵宾,就上贵宾菜。”我愣愣:满仓?

大伟看出了我的疑惑,便眨着眼诡秘冲我一笑:“我把名字又改回来了。满仓么,现在确实是粮食满仓呀。”

我豁然明白了他的心思:原来叫满仓是觉得土气又丢脸,现在叫满仓那是满满的自信!

# 老屋

□布日古德

三十八年的老屋  
里里外外的山村风吹雨淋  
当年的小柳树毛子长成  
山村河边又一道风景  
一盏老石磨陪着老屋  
斑驳、斑驳、一层层老皮  
掉下来,艰难而执拗地抹上

曾经理过我和弟弟  
两条脐带的门槛上面  
父亲早晨第一个拉开门栓  
母亲用熟练的拴马扣最后一个  
把夜晚扣紧

老屋的簸箕、筐箩  
挂在墙上,像那一把锈蚀的镰刀  
露牙露齿的没敢离开黄土半寸

蜘蛛网的后面  
全是鞋底、鞋帮的故事  
抑或蛰居在潮湿的角落里  
也为这一个家,围着水缸清唱  
打了一个秋天的喜歌

# 茉莉

□阙文峰

茉莉是一位俄罗斯姑娘的中文名字。她本名叫瓦连金娜·阿列克谢耶夫娜·季宁娜,俄语意为“健康、强壮”。她不像大多数俄罗斯女性那么高挑,倒像江南水乡的女子那样婉约小巧,安静从容。我习惯以中国的传统称她为“茉莉姐”,是一年前上她比我大一轮,二是她像姐姐一样关心我的生活,引导我的人生。我与茉莉是通过网络认识的,她学习汉语,我学习俄语,刚好互补。

五年前,我考进牡丹江师范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俄语系,大二时我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俄语语法,锻炼口语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俄罗斯的汉语学习者互相学习,所以我通过网络认识了茉莉。

从2017年相识,到2018年俄罗斯举办世界杯,到2019年的北京之旅,再到去年疫情期间我们不间断的问候,我与茉莉的友谊已经走过了五个春秋。

与茉莉初识时,为了锻炼俄语,我不断向她提问,并介绍我的日常生活。我喜欢读书,我们会就某个观点进行探讨。比如,我们曾经讨论过沈从文与拉斯普京作品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。我曾把中学时写作的一些自创诗词分享给她的,她也回赠我她的练笔小说。

2018年出于对俄罗斯国情与文化的了解,加上室友对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痴迷,我也跟着关注起了世界杯。茉莉是莫斯科人,她去世界杯的现场比较方便,经常给我发一些足球比赛的现场照片,让我第一次感觉国外的世界离我那么近。七月份茉莉托人给我寄来了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念币,手里捧着纪念币的那一刻,我的眼眶有些泛红,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外国朋友的礼物,更何况是跨越千山万水寄过来的呢。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俄罗斯朋友的真诚与热情。

2019年秋茉莉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。由于初次到北京,她对中国的的生活还不太适应,经常会有些生活的小问题。那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,可能是独在异乡,茉莉经常向我倾诉她的故事。在文字的背后能感受到她一个人的无助与辛酸。我们聊到了人生,谈到了童年以及成长经历。茉莉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,从小跟着祖母长大。大学毕业,茉莉找到了一份对外贸易的工作,并逐渐开始与中国打交道,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她开始喜欢上了中国文化,开始学汉语。茉莉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了,活泼可爱,跟着外婆生活,茉莉只有到休息日才有时间去郊区看望女儿。她希望女儿也能学习汉语,她建议去莫斯科上学,可以多跟小朋友相处,教她学汉语。

2019年国庆节假期是我二十多年人生中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,第一次去北京,第一次坐飞机,第一次与俄罗斯朋友旅行,三重初体验给我以莫大满足。

到达北京已经是10月1日凌晨两点多了,茉莉还出来迎接我,送我去酒店住宿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茉莉,她是很典型的俄罗斯女性的长相,浅蓝色的眼睛,淡黄色的卷发。她总是习惯穿黑色的长裙,就算是第二天我们去爬长城也坚持穿裙子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,我们进行了一个早餐“茶话会”。出于尊重,也为了锻炼我的俄语表达,我尽力用俄语和茉莉交流。我们谈了学习语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,也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国情。原来她来中国之前是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,已经做到了财务总监的位置。她就像电影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中的卡佳一样,独自抚养女儿,同时打拼事业。在闲暇之余还学习汉语,旅游,了解各种文化。她的独立坚强让我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崇拜。我们爬长城,参观圆明园、颐和园。圆明园的大水法和颐和园的十七孔桥不再是课本中的插图,名胜古迹巍峨壮丽地呈现在面前,令我和茉莉感叹不已。晚上去附近的俄罗斯餐厅,那是我第一次品尝俄餐。

2019年冬天,她回到了莫斯科。新冠疫情暴发,茉莉不能再回中国,我也留在四川老家。尽管受疫情影响,茉莉还是给我寄来了我之请她帮我买的俄语教材,她还好几次给我寄来了俄罗斯的特色美食。这些友谊的礼物让我感动不已。2020年夏天,我终于顺利考上了研究生。希望有一天能够去莫斯科,去感谢这位真诚、友好的姐姐。

(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)



《黑龙江秋韵》 版画 张士勤



章华《心灵的无声交响》 油画 53×43cm 2021年

# 破茧

□张壹弛

猛然看见天上一轮明月。月亮会严格遵守着节律升起,哪怕它不倒映在我的眼里。抬头与否,无所谓。日历一页一页消瘦到八月底,尽管我尽全力去使时光丰腴。挽留与否,无所谓。

一段客观必然存在的时间,其间发生了什么,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日子仿佛被精明的贼偷走,徒留一片雪落后的空白,和空山里一个寂然的我。我因时光飞逝而惭愧,这长着翅膀的指针,我尽力去抓了,可无奈它太过狡猾,稍不留神,就飞进大片的浓雾里,身影逐渐化为浓雾的养分。等再想回头望时,却发现浓雾根本看不清。未来得及惋惜,时间的鸥鸟又重新扑扇着翅膀溜走了。新的浓雾带着新的遗憾滚滚袭来,不可捉摸,如此厚重,推着我,向前,向前。

不知道向前的尽头在哪里,但我知道向前一定有一个尽头——知半解带来恐惧,半瓶水的深刻使人痛苦。我在惶恐。

还年轻,还很有底气,觉得与世界的搏斗还长着呢,不为死亡而惶恐,但惶恐依然无处不在。为离别而惶恐,哪知道离别是必然的,离别后的重逢也是必然的,但依旧惶恐。

其实觉得离别和睡眠一样,是死亡的演习。重逢和苏醒,是演习的结束,生活的开始。知道演习会有结束,但很多事情,是不受控制的。某种时刻,比如像这样离别前的时分,我的理智就一定已经随着我的时间出逃了。愁绪如周围的夜色,不浓不淡,不近不远,但存在,且显眼。

总想给凡事找个原因。想了又想,得出个答案:哀愁是灵魂不愿离别的信号。在一个环境呆久了,灵魂就会扎根。根深了,待离别时就需要连根拔起,痛。这根系往往又被名为“爱”的丝线束缚住,扯断线,痛的是两端。于是原本的痛上再加一层,便更难捱了,仿佛赤裸着在晚风的凌晨里站着,任寒雾铺天盖地笼罩,缓慢又寂寥地攻破防线,冻到骨子里。难过的日子其实不在离别时,也不在离别后,恰恰是即将走未走的离别前。眼看着离别的日期随着太阳一点点临近,心却跟着月亮一点点没在云里了。

莫名想起刚回来时在上海隔离的日子。酒店离机场很近,窗外的飞机来了又落。多少离别,多少重逢,随着飞机,直上云霄。离得那样远,连飞机里那么多的离别与重逢都看起来小小的。而愁绪呢,或许是因为多且源源不断,于是被抛在身后,拉成笔直线,如同一句写得并不好的现代诗,好久才散。

遍历世事的飞机在天上画着离愁,突然想起,我也曾是其中一员,我将又是其中一员,我还是其中一员。重逢之后是离别,但离别之后又将重逢。此消彼长,一片和谐。

飞机飞走了,过了一会,线也散了。蛮干净的天。



刘德才《秋沐》 版画 150×100cm

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中国挚友(中国比较流行的称谓是“闺蜜”)王丽欣(音)的故事。我和她已相识十年有余。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。那时我大学毕业半年,刚刚开始职业生涯,总部把我分配到青岛,担任公司在中国分支机构的经理。当时的我一头雾水,茫然不知所措。那一年,我22岁,从未去过青岛,在青岛更是举目无亲……

唯一能够依靠的人,就是咨询机构的代表——王丽欣。虽然通过彼此的电子邮件解决了一些问题,可王丽欣是谁?她今年多大?可不可以作为朋友交往下去?能不能聊得来?这些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。

2009年1月9日,当飞机在青岛机场着陆后,我终于见到了王丽欣。就在那一刻,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消失了,王丽欣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,是她让我相信,在青岛的一切都会十分顺利,并且我不再是一个孤军奋战。

王丽欣比我年长五岁,当时我们都很年轻,渴望大展宏图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半年后,我见证了她的婚礼。而她的爱人,竟然是在机场接我那天认识的,命运简直太神奇,太不可思议了!一年后,王丽欣迎来了她的女儿,我连忙跑去妇产医院向她祝贺。自那时起,对王丽欣的女儿而言,我有了新的称呼——亲爱的“玛莎阿姨”。

2015年,我儿子果沙出生的时候,谁是第一个赶来庆祝的人?当然是王丽欣和她的家人,王丽欣把我的儿子称为“干儿子”,她也是照顾我的“小果沙”最多的人。

每一个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,我们都在一起庆祝。我也认识了王丽欣的家人——她的父母、公婆、亲戚。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认识我,我对他们也很熟悉。

我的父母也很熟悉王丽欣,每次他们来青岛时,王丽欣总是邀请我们共进晚餐。尽管有时存在语言沟通的障碍,但每次聚餐都倍感温暖亲切。

我还记得,第一次在青岛生病时,完全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与我对症的药。王丽欣一听说我生病了,就带着药、水果和其他小礼物来看我,祝愿我早日康复。

在青岛度过的11年里,还有很多与王丽欣相处的温暖而幸福的时刻。2019年末,我和家人回到了俄罗斯,原本计划2020年3月再来青岛,但新冠肺炎疫情暂停了我们的行程。我和王丽欣已经一年半没见面了,但我们从未忘记彼此,我们经常对方谈起身边的新鲜事儿,分享茁壮成长孩子的照片,时不时地进行视频通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,但我相信,这一天一定会到来,我和我的“闺蜜”一定会再次相见。

(作者为俄罗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第16中学教师)

# 共话中俄友谊——我们的故事

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 
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 
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  
主办单位

# 闺蜜

□吉谢列娃·玛丽亚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头条APP或龙头条公众号